

老村·老庙·老神(上)

□ 张宇飞

唐虞庙大殿古门板

走访韩坊,印象最深者三老:村老、神老。

新编《长子县志·卷一建置·第四章》记载:“韩坊位于大堡头东2公里。代村碑文记载,城东十里有韩坊,韩佑的扎营地,二人曾任齐国‘侍’亡,二人死后葬于此地,故名。”若细作推敲,便见批漏,春秋战国时,韩佑属晋、韩、赵,齐国为何要在晋?助晋、韩、赵、攻秦吗?又何以终地呢?更何况“侍中”也非齐国官制。

1991年随李裕民老师做地名普查,走访村中一位老教师。他的回答:“齐国非春秋战国之齐,是南北朝北齐(公元550-577年),当时的两将韩白、韩佑死后下葬该处,为其建墓的族人,仆从在此定居下来,衍生息,遂成村落。此说应较为可靠,由此观之,韩坊至少也可有1000余年之历史,的确是名不虚传,千年古村了。呼为老村,名至实归。”接下来再说老庙。庙究竟老到什么程度?已没有人能说得清了,以至一说老庙,乡人就众口一词的说:“自古地相传,很久以前,全村所有之口村民在某天晚上同时做了一梦。梦中有一神人嘱咐说:‘明日各户都要将自己的牲口喂好,吃饱休息透’。次日醒来,相互走访,万说。既是神示,不敢怠慢,家家照到第三日清晨到牲口棚一看,用话说:‘牲口吼儿哈喘气,滚身是汗’。忙到街上打听,却发现夜未几,村中竟突然多了座宏伟庙,此时才恍然大悟,原来老翁方言指神与官,此处指神)是借村的牲口拉庙去了。”

唐虞庙大殿(俗谓飞来庙)

这种自来庙的说法在上党地区普遍,不少老庙都附会有此类传说,这种说法的背后究竟又隐藏着什的事实真相呢?

首先,我认为此类传说应该产生于教世俗化后的明清两朝。在早期神话故事与宗教典籍中,神是宇宙主宰,他高高在上,法力无边,呼风移山倒海,无所不能。只有人向神的份儿,那会沦落到了搬动小小的祠庙,就屈尊去挨家挨户的地步。把人与神拉到了如此平等距离的,只能是佛、道三一,逐步世俗化后的明清时期。么会在这时期化生出此类传奇?我认为宋、清两种模式的建筑,变过程中于过渡衔接处出现了隔致使后人不能完全理解前人的建。为了给自己不同于先祖规划手法一个合理的开脱或解释,便出了自来庙的说法。既是神仙自来,那有点变化与改造也就了,毕竟是凡夫俗子嘛。

相传,民国初年在修补大殿时,就演了这样一幕。因为东南角部分件着雨变形腐朽,便决定予以调整与更换。当照着前人留下的复制代替品,并试图复原原高度却怎么也组装不到原来的高度之好临时把门内一椽先支在了角。谁知这一支,便再也撤不下去直到今天,那根临时救急的门内椽立在哪里,无声的讲述着当年无奈的际遇。

斗拱下的门洞

考察大殿木结构之时代特征并结合砌嵌在前墙壁内重修石碑上“至元戊寅”的年月题记等各方面信息综合分析。此殿确为金元遗存。此时正值木结构转型期,金元以前的唐宋建筑重结构、轻装饰,侧重于整体木架构的平稳与雄健;造型饱满浑厚,雍容大气。而元以后的建筑,由于制砖技术的成熟与木材的日益匮乏,砖墙开始普及,外檐内收,用材缩小,渐趋轻结构、重装饰之路。由其是“清中叶以后官式建筑由成熟定型转为程式化,建筑风格由开朗规整转为拘谨,由重总体效果转向倾向于过分装饰,构架井然有序,尺度适当转为呆板凝重。”(见傅熹年《中国古代建筑概说》)

砌嵌在前墙壁内的重修碑

上文中提到的至元年号,元代曾两次使用,“至元戊寅”,因此也曾两次出现,第一次至元戊寅为公元1278年,第二次为1338年。那么壁碑中提到的重修纪年“至元戊寅”,是1278年,还是1338年呢?若是前者,此殿为金代遗存的概率就大,若是后者,那就有可能是元代木构了。细读碑文发现有这样一句:“至元戊寅闰八月……唐虞庙勿如其口,自经地震,雨物凋坠,四兽零口,口更解四壁”。至此查找这两个戊寅年的地震记录,成为考证这座建筑年代的重要依据。查遍手头所有资料,1278年并无地震记录。而据《通鉴》记载:“顺帝至元四年(1338年),春,正月,丙申,以地震,赦天下。”是年正月奉圣州,二月宣德府相继地震,京师亦震,文昌府山崩。而且京师太庙梁柱裂,各室墙壁

坏,压损仪物。元朝宣德府辖地包括今河北宣化、涿源、蔚县、阳原,以及山西省灵丘等县。并在这一年八月改宣德府为顺宁府,奉圣州为保安州,“以其地地震故也。”由此可基本确定,碑文中的“至元戊寅”当是1338年。

此殿看似质朴简约,实则大朴不雕,寓巧于拙的结构,足以令民国那几位自以为是的后来者手忙脚乱,丢底现丑了。而如今我这个一知半解的后来者,又见步民国先人的后尘,来品评论道了,好在虽不一定能于此有益,但也与此无害,也就提笔陈词谈几点感性的认识了。

总的印象是:主体结构之营造手法虽延续宋制但在很多具体的部位上大胆改造简化,因才造用,架构灵活,元代风骨凸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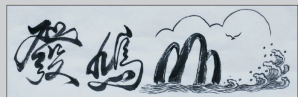
大殿面阔三间,进深三间,单檐歇山顶,平面投影近方形。这种立体架构,屋顶形式,平面格局是宋金时期寺庙内重要殿堂最普遍的形制之一。而明以后,尤其乡村庙宇中轴线上的主要殿堂已罕见四面出檐的歇山顶,大都采用悬山顶或硬山顶了。即使与宋朝同类形制的歇山顶建筑比较,此殿仍然有许多明显的不同之处。

转角斗拱里转

首先是架梁:六架椽屋,乳袱对四椽椽用三柱,乳袱衬于四椽椽下。前檐丁袱(顺梁)平置,构架间距离拉大,故其上施相对较高的蜀柱以承系头袱(采步金梁)前部。后檐丁袱(扒梁)斜置于四椽椽之上,构架间距离缩小,故上施相对较矮的驼峰以承系头袱后端。角梁后尾置于下平桁(檩)之下。叉手与丁华抹栌栱咬合。普柏枋至角柱处出头,阑

额不出头。“元代建筑地方差异增大。北方多用圆木为梁,架构灵活自由。”(见傅熹年《中国古代建筑概说》)。此殿岁采用不同于宋制的圆木为梁,但用材硕大,非明清可比。角梁比之宋制明显缩小,而扒梁(承采步金的短梁,后端架在大梁背上,故名)却借用木材的天然长势制作而成,简洁实用。举目望去,殿角三梁:个性鲜明,大梁胖,角梁瘦,扒梁壮,因材造用,长短粗细不一。梁形亦富于变化:大梁圆,扒梁弯,巧借天然,各尽其用。正如《中国建筑史》(第四版·东南大学潘谷西主编·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所言:“元代的简化措施除了节省木材外,还使木构架进一步加强了本身的整体性和稳定性”

殿角三梁:个性鲜明,大梁胖,角梁瘦,扒梁壮其次是斗拱体量缩小。唐宋是斗拱发展的高峰期,结构职能及其鲜明。以外檐柱头斗拱为例,华拱是挑出的悬梁臂梁,昂是挑出的斜梁,都负有承托屋檐的责任。而元以后的斗拱越做越小,结构作用日渐削弱,逐步缩小为显示等级的装饰物与垫层。唐虞庙大殿檐下无补间铺作。柱头铺作:双抄、重栌、计心造、五铺作,栌身皆作琴面昂状,下刻双瓣华头子。蚂蚱头。耍头(斗拱衬方头下所用出跳木料)成圆形,上交令栌以承挑栿。昂咀及耍头无雕饰,整组构件简洁疏朗。其中有一个细节我觉得很有必要注明一下:前檐铺作栌栌、替木均抹斜,山面、后檐则不抹斜。栌栌抹斜是宋金木结构建筑上常见的一种处理方式,我曾在平顺淳化寺大殿、高平开化寺大殿等宋代遗构中见过。但抹斜与不抹斜混搭出现,却是我第一次见到。整组檐下斗拱虽因构件体量缩小,外檐伸翼不及前朝木建深远,但功用未减,美感依然,轻盈舒展。



刊头题字:
苗志杰

胡庆文的诗词

荷叶杯·老书画家

远望草房独户,谁住?
原是老人家。
只身恬静案头爬,举笔画鱼虾。
墙上四周镶嵌,谁看?
自赏自欣颜。
养身修性且参禅,山野秀天然。

少年游

儿时穷困少读书。
梦里校园图。
只因温饱,弃学从父,耕种养家厨。
老来再操前时务。
只恨腹中疏。
点灯熬油,苦钻李杜,诗海尽游龟。

游长子紫云山

驱车辗转紫云山,翠柏苍松入眼帘。
宋塑精雕流古韵,白松坡景话当年。

满江红·精卫填海读后感

□ 范卫国

海阔天高,云水怒,立志填沧。
抬望眼,发鸣巍峨,
冠雄悲壮。
炎帝女儿魂化鸟,
千年衔石恨难当。
曾立志,誓愿跨沧海,当奋强。

千古恨,谁能忘?
精卫神,传四方。
看世间,女儿豪气更壮。
不向命运轻易屈,
但求正义得伸张。
励后人,不屈服命运,敢担当。

经行归息

□ 太行石

年少凭阑喜月明,正名求识赌凡生。
从来功利养仓鼠,热血悲凉不与争。

咏兰

□ 东垣故放生

高洁一汀玉,风流三径竹。
和尘厌作邻,避世甘营筑。
馥馥雪清幽,蕙蕙丛翠绿。
潇湘梦里亲,修叶堪惊瞩。

咏古城

□ 诗韵笛声

三晋多瑰宝,平遥古迹尊。
龟城千载史,厚重泽黎元。

满江红·上党鼓书

□ 耿俊童

上党鼓书,源肇垣,众人喜爱。
掌板师,手脚并用,击乐齐摆。
说唱轮递和对唱,众口齐唱展风采。
激昂朴,婉转深沉意,动心怀。

七六年,新形式,聚精华,放光彩。
汲粹,吸纳百家妙才。

你一夜哒哒马蹄声,惊乱我平生